

# 不动声色

## 黄河边“耍水”

白锐平

小时候七八岁时还懵懂不知，日夜从村边流过的那条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每到夏天，气候干热，太阳晃晃挂在头顶，河边的红胶泥被晒出电背般的纹裂，纹里偶尔快速跑过不知名的小昆虫，像是跑慢了要烫脚的样子。

河床上常有河水涨跌留下的一些水洼，水是热的，中间有齐腰那么深，齐腰深的水，游着才能浮起来。我们于是乱扑腾，居然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狗刨，手脚并用不断拍水蹬水，看着很忙乎却没速度的那种，头仰得高高，呛一次水，鼻腔喉咙冒烟一般。

两个夏天过去后，就从狗刨练到仰泳了。仰泳有个不吉利的俗名唤作“死人水”，管它！反正又不是真死。大家比谁能一动不动躺在水面，谁的“红印儿”足，其时四周突然沉寂，我静静地屏住呼吸，耳畔仅有黄河流过的水声，正上方天湛蓝，少有白云飘过——想着看白云和站着不同，仿佛做势，自己也飘着了，想和兔子玩，云就是兔子；想骑马，云就是马；如果恰好饿肚子了，云就是一堆一堆永远吃不尽的大馒头……

击碎我们美梦的是各自的母亲。记得有天下午，正躺在温热的水中，我忽然听到母亲扯着满是惊恐、撕裂一般的嗓门喊我小名。我们几人慌忙穿了裤头，四散逃走，半天不敢着家，可想而知晚上是什么光景。

母亲们识别耍水，有一套家传的秘方，就是叫你伸出胳膊，然后她挠一下，如果出了白印儿，必“耍水”无疑，接着，我们的白印儿会变成“红印儿”。耍水的诱惑之强根本不是红印儿能阻挡的，每看到河边那一汪水就心痒，于是我们与大人展开了长时间的斗争。其实能猜到，父母总让我们出红印儿，他们也心疼。最后各自妥协半步，在大人的监督下，把耍水的地方改在了水库，由会水的父亲们先把水底踩一遍，看看哪儿不没（音“磨”）人，然后划出那片水域，交由我们来施展。

就这样，耍水的波澜壮阔陪伴了我们半个童年和几乎全部少年时期。有了与黄河搏水的基本功，有了与父辈斗智斗勇的基本经验，我们一路长大似乎顺风顺水。

直到我工作，每次回家，母亲总不忘叮咛“不要耍水”，可见铭心刻骨之深重。我只能报以会心的微笑。现在，饶你河心漂着两捆钞票，我都不会下水去捡；饶你大人挠出挠不出白印儿，我都主动招供“现在不要耍了”。

我已经一天比一天尊重规律和服气外力的强大，当初在黄河耍水居然还有今天的幸存，这是偶然的；若常在湍急汹涌、深不可测的险境中游走而不武装自己，最终要溺亡，那是必然的。

## 南方有香山

王军

提起香山，绝大多数人以为是北京西山边的那座因红叶闻名的游览胜地。可在我的老家河南省新县，也有一座香山。那里枫叶染林，山湖环绕，景色迷人，近年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是夏天避暑的好去处。

香山处在别别山深处，位于县城东南角，地势不高，山径不长，大别山依偎，山水相连，锦瑟秀丽。最惹人心醉的是山边的湖水，像一块蓝宝石嵌在山峦中，又如少女的眼睛，明净而清澈，楚楚动人。立于山顶上，可观县城全貌。雨季，雨雾聚起后，雾薄如纱，时而绕山而去，时而挂在对面山中，如丝如絮，那山那石，隐露在雾里，像大师泼墨的山水画，把山城涂抹得斑斓斑斓，绚丽多姿。

山上有瀑有溪，有石有水。站在溪边，水流汨汨，流声不断，穿过心中，荡到谷底。那不远处一人多高的溪水，从石缝而出，溅在下面的山石上，水花四溅。

沿溪而去，便看到湖水。走在湖边，心会被这块神奇的青山绿水所陶醉，情不自禁想伸手在湖里掬起水来尝一尝。身边的大爷乐呵呵地说：“喝吧，山泉水，没污染，不碍事。”一时间，那个清甜啊，流进嗓子里，润在心田上，妙不可言。

沿湖环绕，漫步在山道上，周围山林丛密，林荫盖地。那树有的参天耸木，有的得两个壮年合围而抱。树种繁杂众多，除青松翠竹常年四季青翠外，其余多为落叶乔木。若是春天，山上鸟语花香，有名的，没名的花朵，争先恐后地开着，山打扮得像即将出嫁的新娘。山中惹人醉的是兰草花开，浓郁的香气常从林中飘来，让人情不自禁停下脚步，朝馨香的地方走去。那一丛丛的兰草花，绿黄的花茎，蝶形似的花瓣，轻散着香气。香气淡淡的，柔柔的，素雅宁静，幽香久远，不禁让人心旷神怡，感到深处。难怪苏轼对兰草花情有独钟，引诗绝句：“婀娜多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香。不因物取堪为佩，纵使无人亦自香。”

从县城到香山，有条绵长逶迤的乡间公路，常出没山中，有时也紧挨湖边，深入谷底。同行的人对我说：“路是近年修的，一家人可开车前往，开心地游玩玩儿。”

不远处，见一对老人牵着孙子的手，在那边不丁点儿的草地上支起了帐篷，享受着湖边的阳光，在幸福中徜徉，那情让人羡慕，也惹去愜意的目光。

我不经意间走了过去，望着那个垂暮的老人，手牵着孙子，他那乐呵呵的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在喊逗孙子的时候，流露一种纯粹的外地口音。

于是，我走上前去，与他攀谈起来，方知他是从武汉过来的。他对我说：“这里的环境不错，空气好，离城市又近。”

“大别山里有这么一块地方，是老百姓的福地。”他望着蓝蓝的天继续说着。

心想，他定是迷上这里的山水了，一个没有污染的地方，一溪可以伸手捧喝的山中泉水。那山清新滋润，让人迷恋忘返；那水净可悦心，让人难以措别。

说到底，阅读邻居的理念就是“最小成本，最大快乐。”

意送外卖。这是纯粹的“计件”工作，多劳多得，每一个高收入骑手，都比别人付出更多。人们把这解读为公平的体现。确实，相比于很多办公室工作的含混不清，互相抱怨，送外卖的工作干净而纯粹。就在这种“假装羡慕”中，我们心安理得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催单，打差评，和平台一起共同构建一个“更完善的外卖体系”。

这个体系里有一种让人不安的节奏。在每一个送餐员的眼神中，你都能发现那种急迫感，那种压力和热望。他们是一个尽头，自己的每一步，其实都意味着钱。一旦入行，没有谁可以从这个节奏里逃脱，只会争分夺秒，越来越快。即便是在恶劣天气，他们也无法停下脚步，确切地说，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双腿的控制权。

那位被倒下的树砸到的送餐员，其实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快吗？有平台承诺30分钟送到，就有平台承诺29分钟。对速度的追求，又何时是一个尽头呢。对你我这样的消费者而言，至少需要偶尔的反省时刻，尽量不要催促他们，有人一直扬着鞭子呢。

F 盘：绘画，一年中占 30 天；  
G 盘：全国政协，一年中占 21 天；  
H 盘：天津文联，一年中占 15 天；  
I 盘：全国文联，一年中占 15 天；  
J 盘：中国民协，一年中占 15 天；  
K 盘：民进中央，一年中占 15 天；  
L 盘：小说学会，一年中占 9 天；  
M 盘：其他：家庭、出国……

### 五、五十年不宕机

毫无疑问，大冯老师是一台五十年不宕机的超级电脑。只有两次短暂的待机休眠。一次是被抄家的时候，他吓得大叫一声，整个人就蒙过去了。仅过了一分钟，好像有一根牛筋拉了他一下，整个人又“还阳”了，脑袋像是被清洗过一样，极其清醒。

另一次是，文革后进入创作旺盛期，高强度的创作和兴奋的状态，导致身体垮了，于是停下写作去北戴河疗养，还碰到蒋介石、叶文玲、张抗抗、王安忆等人。即使在那段时间，也按捺不住拿笔写一些散文，《书桌》就是那期间的名篇。

马三立先生说：你大冯比我多一匹马，所以更累。

### 六、冯骥才的新身份：程序员

我最后想说，大冯老师不仅是小说家、画家、民间文化遗产专家、民俗学家、人文旅行家、音乐鉴赏家、思想家、教授、院长……还有一个大家想象不到的身份——程序员。

他通过自己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收集整理了中国文化中的各种源代码，然后，开发出不同主题的操作系统，比如：年画操作系统、古村落操作系统、古建筑操作系统、口头文学操作系统等等。未来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人，主要装入这些系统，再慢慢进行自我的系统迭代，会做出更大的学问。

## 送餐员的匆匆脚步

餐员，有时候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跑起来。在小区门口被保安拦住的时候，他们会万分焦急，“马上就超时了”。

那个在大风天行进在北京街头的送餐员，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连8元一包的烟都不舍得买，而是自己用纸卷烟来抽。被树砸到的时候，他这个月已经送了400多单，这是他从事这份工作的第一个月，还没有拿到工资。为了送外卖，他买电动车花了一万多，这个投入是再也收不回来了。

这是打乱我心的一条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国内大新闻很多，但是我最牵挂的还是在北京街头倒下的那个送餐员。我知道，如果不是多年前侥幸高考成功，我很有可能成为送餐员中的一员。走在城市街头，看到那些“骑手”在树荫下乘凉，有时也会感叹时代的进步。你只需要一个手机，在平台上接单，剩下的就是干干净净的付出和回报。以我的性格，现在高中毕业的

话，多半会选择这个职业。

如今，我更多是作为消费者，享受这些外卖骑手的服。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有时候中午吃饭都懒得下楼。人们在网上呼吁，批评那些不允许外卖小哥上楼的写字楼管理落伍。就这样，我们不断推进外卖行业的“进步”。为了提高服务，平台都推出“差评”机制，如果外卖小哥送餐超时，或者有别的不礼貌行为被投诉，他们就将失去收入。

这确实有美好的一面。它强化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既充满热情，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既获得了极大的方便，又避免了打扰。过去，一个不喜欢热闹的白领怎么解决午饭会成为问题，现在他则可以静静地一个人躲起来吃外卖，就如同他面对电脑进行工作一样，既孤独，又充实。

但是，我们却很少为送餐员考虑。有些媒体渲染外卖骑手的收入，新一代的进城务工人员，很多不愿意从事传统的建筑、制衣等工作，都愿

## 冯骥才的文化迭代

这套系统里还有一项重要的源代码——秘密写作。在如此不自由的环境里，大冯老师秘密写了很多东西，东藏西藏，砖墙里，烟道里，甚至藏到自行车车管里，一直担心自行车被偷。秘密写作让这套系统高度紧张又高度灵敏，所以，后台运行的这套系统，保证了文革结束后，系统的全新迭代。

### 三、大冯老师的三次升级迭代

第一次迭代：文学爆炸。1977年，来到人文社“借调式写作”。有了之前的秘密写作，这次的系统升级非常顺利。在朝内大街166号院里，大冯老师迎来自己文学的第一个春天。《义和拳》《神灯》《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啊！》……都是第一次迭代时期的文学收获。

维持了三四年的“伤痕文学”潮过后，大冯老师开始思考文学的未来。他和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用书信的方式探讨《下一步踏向何处？》，也和李陀在《上海文学》上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派问题。在文学自我发难期，大冯又写了大量作品，尝试更多文学的可能性，《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以及持续的写《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二次迭代：回归绘画。在文学列车上奔驰了十几年后，大冯老师感觉没了方向盘。这时候，另一支笔开始蠢蠢欲动。大冯在一篇《我非画家》中宣告自己回归绘画“我曾有志于绘画，并度过十五年丹青生涯……叫我离开绘画又何其难也。”1990年，《冯骥才画集》出版，之后开始全国巡展，画画又让大冯忙碌起来。也正是巡回画展的那两年，让大冯老师进入第三次迭代。

在周庄一次卖画买迷楼实践中，走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步。在老家宁波慈城的“冯骥才敬乡画展”期间，感受到唯家乡风物才能生出的自豪。那次又实践了卖画保护贺知章祠堂之事。

第三次迭代：文化遗产保护。真正让大冯老师从一己的世界里突然蹦起来进入文化遗产保护中来是天津老城保护。几乎是争分夺秒和拆迁方及各方抢时间，记录和说服同步进行。保护天津卫，保护估衣街，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扶伤的精神抢救老城和老街。这个漩涡一脚踩进去，就是二十多年。在这个漩涡里，一边陪落一边升腾。

大冯老师一次演讲的题目是《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这个题目也是李辉老师策划出版的“冯骥才演讲录”的书名。这个发言实际上让大冯老师把自己钉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十字架上。后沟村、朱仙镇、蔚县、贵州苗寨、福建土楼……这位行动的知识分子用双脚丈量他深深热爱的中华大地。

这三次迭代，用大冯的话说就是：沿着文学的大道，翻过一座绘画的廊桥，掉入民间文化保护的漩涡。

### 四、外置了很多硬盘

随着系统不断升级，大冯这台超级电脑的硬盘越来越不够用了。于是，他外置了很多硬盘，把不同的数据倒到外置硬盘里，以保证电脑正常运行。在《漩涡里》145页，他把自己的硬盘做了细致的分区。

C 盘：写作，一年中占 75 天；

D 盘：天大学院，一年中占 75 天；

E 盘：文化遗产保护，一年中占 30 天；

## 最小最美的读书会

乎是广告，特别喜爱与关注建筑。听上去很杂乱，但如果熟悉他会知道，他的兴趣点就是各种创意、各种记录。他随时用各种方式，网志、公号，相机……来记录他看见的世界与生活。

总之，我们三个人既是朋友也是邻居，就一起创办了阅读邻居。阅读邻居的“小”，还不光是地方小，人数也少(我们心里有准备，就算只是我们仨，一样也可以做读书会)，最重要的还在于它一开始就没想着从外面拉人，就是为社区文化做一点贡献。最初的理想状态是“走几步路，来书店，花三小时，分享一本书，开一场思想的碰碰车”。后来邱小石总结了八个字“最小成本，最大快乐”。“小”还包含了时间成本与交通成本的压缩。

到今年，阅读邻居已经八年了。这个小小的读书会，接纳了来自北京四面八方，还有外地各地的参与者。它没有学历、职业、学科……等等门槛，也不收费，对来者只有一个要求：读完主题书，必须发言，参与讨论。

每月一场读书会，每场三个小时，只开放十五个名额——不仅仅是因为读易润的场地如前所述，只能提供十四五五个座位，更重要的是，我们测算过，在三个小时内，如果要让每个参与者都有五分钟发言时间，并且开放半小时讨论，那么十五个人，是一个黄金数字。多不行，少倒没关系，讨论可以更充分。

这里就要说到读书会的产出了。前面说了，邱小石可是个记录控。不管座位多紧张，紧张到有人得站着听，或者去另一块空间去听蹩脚，一定有个仓位是留给专业速记的。每场读书会能产生三万字以上的文字稿，再通过网盘下载，微博、公号……各种方式给不能到场的有兴趣者共享。2016年开始，阅读邻居还开启了视频拍摄，上传网站。有些周末要带娃的读友说，周六晚上，一边拖地一边听完读书会全程，也是一种享受。

阅读邻居的流程是固定的：先是每位参与者两分钟的荐书，推荐或吐槽一本自己最想分享感受的书，同时兼带自我介绍(名字与职业)。然后是轮流对当期主题书发表看法，如果哪期我们正好请来了作者，就变成参与者对作者的拷问：盘他！一轮结束后，通常有个中场休息。

下半场开始是主持人(就是我)评点回应刚

世间

张丰

最近在一家超市的电商平台上买过几次东西，没有一次是“准时”送达的。这个“准时”是平台所承诺的时间，一小时。我买的商品品种多，捡货需要时间，再加上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有时候又是晚高峰，送货迟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事实上，我本来也不想那么快就收到这些商品，因为这些都是我计划在第二天吃的食品，并不着急“催货”。奇怪的是，每次送货员都会在半路给我打电话，解释说可能会晚一点到达，他们请求能够先点击“送到”，并保证“一定送到”。我有点不快，但还是配合了他们。我知道，能否“准时”送到和他们的收入有关。平台如果有心，应该能够监控到他们送货不规范，因为几公里的距离，才出发几分钟是不可能“送到”的。问题出在前段的捡货环节，而要提高效率，需要改善各个环节，甚至需要技术上的革新。

挂电话之前，我告诉一个送货师傅：“不用那么着急，慢慢过来。”他根本没听进去，急匆匆挂断电话，我能想象他电瓶车马上加速向前冲的样子。在小区里，我也经常看到行色匆匆的送

大家

绿茶

迭代是互联网时代的常用语，意为系统升级，就像我们从 iPhone 6、7 一路到现在 iPhone X。时下，互联网或电子产品如果不迭代，很快就被淘汰。那文化产品、知识产品需不需要迭代呢？当然也需要，只不过比较慢。就像我们传统出版，也在逐步升级，但总体还是保持了传统模式。

说到文化迭代，我觉得冯骥才老师是真正的先行者，读完冯骥才老师的这套记述文化四部曲(《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位知识人在不断文化迭代的过程。我试着谈几点感受！

### 一、冯骥才是一部超级电脑

如果把人都比作一台电脑，那大冯老师无疑是一台超级电脑，主机大，内存足，有使不完的力气，用不尽的精力。在中国从事文化的人群中，大冯老师无论从个头还是块头都应该是最大的。加之五十年来来的系统不断升级，说大冯老师是超级电脑应该是准确的。

### 二、内置了两套操作系统

一套是那个时代内置的——“黑五类”系统。这套系统让大冯老师这台大电脑几乎处在瘫痪状态，什么都不能做，不敢做，能够获得短暂休眠不蓝屏就是万幸。那个年代的文化人几乎都被内置了这套系统，有些人主机不够强大，跑着跑着就跑不动了。但是大冯老师跑下来了，因为他还有另一套操作系统在发挥作用。

这就是另一套自由、秘密的系统。大冯老师凭借自己超强的行动能力，成为那个年代的超级业务员，维持了书画社的生计，保证了二十多人每人每月四十五元的收入。这位喜欢戴着“瓦西里”帽东奔西走的业务员，干得很辛苦，但却获得那个时代最可贵的东西——自由。

书话

杨早

我参加过很多读书会，作为主持，或作为嘉宾。人多的有五六百人，人少的有十来个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参与创办的阅读邻居读书会。那是世上最小最美的读书会。

阅读邻居有三个创始人。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是资深书媒人绿茶——“书媒人”是我造的词，因为关于书的事，他什么都干，所以只能为他造个词叫“书媒人”，为书作媒，以寻良人。

这位仁兄，嘴里最喜欢嘍嘍的就是“阅读需要分享”——这是读书的好处之一。同样是媒人，世纪佳缘或百合网就不敢说“婚姻需要分享”。虽然前人也有过话“书与老婆概不外借”，但说的都是实体书，书里的内容还是可以甚至必须分享的。不然，费勃巴拉地读了一本好书，不往外吐点儿什么，岂不等于夜叉夜行？豆瓣就是这么成为文艺青年大本营的。

阅读需要分享，我也赞成。但我只能算帮个人场，重要的是空间。恰好有这么一个合适的。我有个发小邱小石，与太太阮丛在我们小区开了一家书店，叫“读泉洞书房”。这家书店空间不大，顾客也不多，说是书店，更像是他们俩的外置书房。这么一家书店，还被书业某协会评为“最美小书店”，你就可以想象那种调性了。

这家书店现在已经没了。所以我来描述一下它的内部：走进南边的门，是条颇长的过道，其实也相当于一间屋子，用来摆设新书，或者邻居寄卖的物件，也办过展览。很长一段时间，墙上都挂着阅读邻居的照片。邱小石的摄影技术很棒，总能将寻常情景拍得很有文艺范儿。

再往里走，过一道玻璃拉门，就是书店的主空间，被一道书墙分成两块，门的左手边是一个曲尺形的小柜台。柜台里有杯碟与咖啡机，水龙头。与柜台共享左空间的是一张原树截开的大木桌子，围着可以坐八九个人。木桌子右侧就是分隔两个空间的书墙，书墙下有一条也是原木做的长凳，挤一挤也能坐四五位。靠着北边的门，也就是紧挨着大木台的尽头，还有一个大冰箱。这里就是用于读书会的场地。

书墙背后，则是一个半独立的空间，有两张沙发相对，也有一张大桌配四把餐椅，窗前还有相对的两张宜家懒椅。这里用来开个策划小会，或是会个友发个呆，都是极好的。屋里所有的架子上，都塞满了店主(一般叫“同庄”，读易洞嘛)搜集来的旧书旧物。说实话，除了去香港与日本，很少见到这么美丽而又拥挤的书店。邱小石大上学的是食品工程专业，正业似